

论翻译的转换单位

长沙铁道学院 罗选民

摘要: 本文区分出翻译的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 提出以小句作为翻译的转换单位。语言学家对英、汉语言的研究证明小句是最灵活的语言成分, 文中以实例论证了小句作为转换单位的方便。

关键词: 翻译, 转换单位, 小句

1. 引言

国内外探讨翻译单位的文章很多, 通常是仿语言学, 把翻译单位分为音位、词素、词、短语、句子和语段若干层次, 从形式上进行分析。我们现在要从功能的角度, 从话语层次上探讨翻译的单位, 把翻译单位分为两大类: 翻译的分析单位和翻译的转换单位。关于话语作为翻译的分析单位, 我们曾撰文论及¹。本文提出以小句作为翻译的主要转换单位并从语言理论上加以论证。

2. 翻译的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

2.1 两类翻译单位的区分与界定

人们讨论翻译单位时, 总希望找到这么一个翻译单位: 一方面, 它能自由对等地在两种语言中进行转换, 另一方面, 它又能给我们的翻译活动提供语言分析的种种条件。这样, 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矛盾, 即: 单位大便于分析, 不利于转换; 单位小利于转换, 却又不便于分析, 两者难以统一。我们的解决办法是, 将翻译的单位一分为二, 分成翻译的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一般翻译活动是在话语层次上展开, 所以我们将这两类单位称为话语层翻译的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

话语层翻译的分析单位²指一个相对完整的语言材料, 它能帮助我们对话语内部、话

语外部以及属于理解语言心理机制等方面的非语言因素作出恰当分析的单位; 话语层翻译的转换单位指在译文中能找到相应的原语单位, 不过它的组成部分不一定能在译文中找到对应物。在话语层翻译中, 两者都是对语言进行动态的、功能的阐释所必需的语言单位, 前者主要研究话语意义的建构过程, 后者主要研究话语意义得以表现的建构形式。

2.2 话语和小句的功能

我们以话语作为翻译分析单位, 这是由它具有的功能决定的。话语主要是一个意义单位, 是言语构造过程的产品, 具有相对的完整性, 是构成一个话题, 完成一种可识辩的交际功能的一连串语句。话语研究的范围既涉及句子内部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 又涉及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涉及语言的使用环境、使用规则、使用者背景知识的作用以及理解语言的的心理机制等种种因素。以话语作为翻译的分析单位, 就要求在翻译中对原文语义、语用等种种因素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考虑译文的建构, 保持原文的总体意义, 而不应停留在词和句的层次上, 求得词对词、句对句的“对等翻译”效果。

我们提出以小句作为话语层翻译的基本

1 参见拙文, “从词层、句层翻译到话语层翻译”, 《衡阳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 pp. 121—126。

2 文中一些词句下的黑点或横线均系作者所加。

转换单位,这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

英语的小句叫 clause,表现形式可分为三类:限定式小句(finite clause),非限定式小句(infinite clause)和无动词小句(verbless clause)。汉语的句子结构松散,没有繁富的语法标记,我们所说的小句指前后都有停顿并有句调表示的语言形式,它一般是一个主谓结构,也可以是一个动词或动词短语,甚至是一个名词或名词短语。我们平时说的分句、子句、零句,都是小句。不论在英语或汉语中,小句可以看作是抽象的句子,若从一个大句(或句子)中独立出来,仍具有意义相对完整的特征。一个句子可以由若干小句构成,也可能仅仅是一个小句。小句的功能体现在它的粘着力强,游离性大,正是通过小句的不同建构,话语的形式才表现得丰富多彩。

以小句作为话语层翻译的转换单位是从话语功能角度来考虑的。这不是说词、词组和短语等就不能作为翻译的转换单位。实际上,小句的转换必然包含了其中的词和短语等的转换,这一转换是大脑机制和心理因素能一次同步完成的。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位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是先把词、短语等译好后再将小句或句子拼凑出来的。小句可以根据话语分析的需要灵活变动,而小句里的词却自始至终服从小句。国内外有关论述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吕叔湘先生对汉语小句作过如下分析:“语言的静态单位是:词素、词、短语(包括主谓短语),以及介于词和短语之间的短语词,其中词素是基本单位。语言的动态单位是小句,句子(一个或几个小句),小句是基本单位。”(吕叔湘,1979:78)吕叔湘先生还指出,语言的静态单位是备用单位,而语言的动态单位是使用单位。动态与静态,使用与备用,这两对概念说明了小句同词、词组等不同的功能,又说明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韩礼德(M. Halliday)的《功能语法导论》(1985)从语言的功能出发描写和分析话

语的结构。他认为,话语的基本单位是小句。他划分了小句的三种功能:达意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成文功能(textual function)。小句的这三种功能是词和短语等所不能完全具备的。上述论述说明我们取小句作为话语翻译的主要转换单位是可取和可行的。

3. 英汉小句的转换形式及其补充理论

3.1 英汉小句的转换形式

英汉小句在表现形式上有较大的差异,前者重形合,后者重意合;前者有繁富的语法标记,后者却不然。要想在翻译时得心应手地运用小句在两种语言间转换,就要弄清英汉小句在功能和本质上的相似之处,而不要被它们差异极大的语法表现形式所迷惑。

在以下例句中,斜体字为英语小句,带点的是转换过来的汉语小句。为了分析方便,句后括号里的符号用来指代该小句的类型。

例 1:

Do you know that *John is going to China in five days?* (C^a)

你知道约翰五天后要去中国吗?

例 2:

She telephoned to ask for an interview. (C^{b1})

她打了个电话,要求接见。

例 3:

Her aunt having left the room, I declared my passionate love for Celia. (C^{b2})

当她婶婶离开屋子后,我便向塞莉娅表示了我对她的热恋之情。

例 4:

We left the room and went home, *the job finished.* (C^{b3})

工作完成后,我们离开屋子回家去。

例 5:

I don't like *your interrupting us.* (C^{b4})

我不高兴你打扰我们。

例 6:

I am surprised to find *you here.* (C^{c1})

发现你在这儿,真令我大吃一惊。

例 7:

Whether right or wrong, he always comes off worst in argument. (C^{c2})

不管是有理或无理,他在争辩中老吃亏。

例 1 是一个 C^a 类小句,是含性数变化、能被情态动词和助动词修饰的英语句子,我们传统上称之为限定式小句。第二类小句(2—5)为 C^b 类小句,与 C^a 类小句不一样,它含有各种形式的非限定词,如不定式(C^{b1}), -ing 分词(C^{b2}), -ed 分词(C^{b3})和动名词(C^{b4})。这些小句在传统语法中被看作是一个短语成分,但若把它们从句子中独立出来进行分析和转换,就可发现它们仍起到了小句的功能,上面的译例可以证明。第三类小句是 C^c 类小句,不含动词,语法上称之为无动词小句。它们不仅省略了动词(C^{c1}),往往还省略了主语(C^{c2})。不过,这些省略了的动词和主语可以根据句子的涵义增补进来。如例 6 中 to find you here 和例 7 中的 Whether right or wrong 可以根据句子的涵义补充为 to find you (are) here 和 Whether (he is) right or wrong 这种句式。

上述三类小句常常能在一个话语甚至一个句子中出现。

例 8:

Springing to her feet,^v her face wrathful,^v gray-green eyes blazing,^v she faced the grossness of the house detective squarely.^v//

(A. Hailey, HOTEL)

译文:

她跳了起来,^v 怒容满面,^v 灰绿色的眼睛射出怒火,^v 直瞪着肥胖的侦探长。^v//

原文为一个句子,含四个小句,翻译过来的句子和小句亦然,可用下式表现其转换形式:

$S^B \rightarrow C^{b2} C^{c1} C^{c1} C^a$

\Downarrow

$S^C \rightarrow C^1 C^2 C^3 C^4$

S^B 表示英语句子, \Downarrow 表示转换符号, S^C 表示汉译句子。英汉话语分别用 T^B 和 T^C 来表

示。再如下例:

例 9:

We gazed,^v as the ship slid by^v and the humps receded into the darkness^v and even the lights were obscured by the shoulder of a hill,^v never to be seen by us again^v. // So peaceful and secret, so self-contained.^v//

(V. Sackville-West, NO SIGNPOSTS IN THE SEA)

译文:

我们凝视着,^v 船缓缓地滑驶而去,^v 岛的轮廓消失在黑暗中,^v 连微光也为一个小山肩遮掩,^v 在我们的视野中永远消失了。^v// 多么宁静、隐秘、深沉! ^v//

转换式:

$T^B = S^1 \rightarrow C^a C^a C^a C^a C^{b1} + S^2 \rightarrow C^c$

\Downarrow

$T^C = S^1 \rightarrow C^1 C^2 C^3 C^4 C^5 + S^2 \rightarrow C^c$

译文基本上保持了原文的结构。

3.2 nexus: 小句的补充理论

我们在翻译中不难发现,一些话语的非小句形式的短语,可能以一个小句的形式在译语中出现。这一现象如何解释呢?我们借用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泊森(O. Jespersen)提出的句核(nexus)理论来补充和完善翻译中的小句转换。

叶斯泊森很早就认识了小句的上述种种功能,根据他的句核理论,具备动态和使用功能的不仅包括限定动词句核,还包括非限定动词句核,无动词句核,甚至动作名词(verbal substantive)句核。

动作名词句核包含了句的意义和功能。如“*I heard of the doctor's arrival*”中 the doctor's arrival 这一词组就是一个隐含的句子, arrival 是一个动作名词,这一词组的意义可转化为“*I heard that the doctor has arrived.*”(我听说医生已经来了。)动作名词与非动作名词存在质的差别,这一点可以从 the doctor's arrival 和 the doctor's house 两个短语的比较中体现出来。前者可以译成一

一个小句,如上所示;而后者只能译成一个短语“医生的房子”。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汉译英中找到例证:

例 10:

今沛公先破入咸阳,毫不敢有所进,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

译文:

Now the governor of Pei has defeated Chin and entered Hsien-yang ahead of all others. He has not dared to lay a finger on the slightest thing, but has closed up and sealed the palaces rooms and returned to Pa-shang to encamp and await your arrival.

(Trans. by Burton Weston)

原文中“大王来”是一个小句,在译文中转换为一个英语动词名词句核 your arrival。

叶斯泊森还指出,一些介词后带宾语的词组也具有这种隐含的句核意义,如“I sat at work in the school room with the window open”句中的“with the window open”与“near the open window”的含义不一样。这一现象可从英译汉中找到例证。

例 11:

Looking out to ascertain for what I saw, to my amazement, Peggotty burst from a hedge and climb into the cart.

(C.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译文:

我向外张望,想弄清怎么一回事,只见派格蒂从篱笆那边出现,登上马车,真叫我大为惊异。
(思果译)

可以看出,在一些介宾词组中,介词本身蕴含动作意义,在翻译中,整个介词短语可以用小句对译。

例 12:

There will simply be disaster if forests are destroyed for more land.

译文:

若毁林只是为了多得土地,就只有导致灾难。

例 13:

In short, land is fragile. Without proper care it can be ruined forever.

译文:

总之,土地易受破坏。若无适当管理,土地就会一毁无救。

在例 12、13 中,介词 for 和 without 分别译为汉语的动词“得”和“无”,两个英语的介词短语在汉语中转换成两个小句。

4. 小句在话语翻译中的转换

现在我们从话语角度来分析译文,看小句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分析的方法是选出一个话语,然后将小句和句子分别以符号和公式列出,由此来看通过小句转换后的句序(//)、小句(∨)的划分以及词序是否与原文保持一致,看译者是如何从话语的角度超出句子来进行分析,又是怎样利用小句来灵活地进行翻译转换的。

例 14:

一早给水门汀冻醒了,∨爬起来∨刚扣衣,∨屋外一望无际的淡蓝色的海和几只茶褐色的风帆象壁间的大幅画一样明静而清新地(∨)摆在我面前。∨//

(艾芜《海岛上》)

译文:

As the cold concrete had woken me at first light,∨ I had got up∨ and started putting on my clothes.∨// The pale blue sea with brown sail on it like a vast picture on a wall(∨) spread peacefully and fresh in front of my eye.∨//

(Trans. by W. J. E. Jenner & Gladys Yang)

转换式:

$T^c = S \rightarrow C^1 C^2 C^3 C^4 C^5$

$\downarrow \downarrow$

$T^E = S^1 \rightarrow C^a C^a C^a + S^2 \rightarrow C^N C^a$

原文话语由一个句子构成,译文话语则由两个句子构成。原文含四个小句,但第四个小句又包孕了一个由小句“象壁间的大幅画一样明静而清新”加上副词“地”而构成的副

词短语, 修饰动词“摆”。这一副词短语根据英文的习惯而被译成介词短语“like a vast picture on a wall”, 修饰对象是前面作主语的名词短语。这一介词短语仍含句核意义, 因为我们可以根据话语的深层意义而将它转换为“The blue sea spread... and looked like a vast picture...”这一句型, 在式中, 我们以(C^N)来表示这一类句子。原文中“冻醒”为一动词词组, 若强译为“coldly wake me”, 就会令人费解, 不能表达原文的含义。根据英语形容词和名词相近(汉语形容词和动词相近)的特点, 译者巧妙地将“冻”改为形容词, 以修饰名词 concrete。译文的 spread 一词, 把原文的“屋外一望无际的”包含于其中。上面的译文话语经过小句的转换、句序和词序的调整后, 就比较好地表现了原文话语的语义和意境。

有时, 原文话语同译文话语经过划分后, 译文与原文的小单位排列可以达到完全吻合, 小句数量可能相同, 甚至连句子数量也可能相同, 如原文为两个句子, 译文仍为两个。但在断句的处理上, 却可能出现变动。请看下例:

例 15:

他这时的视线已移到海面上去了。// 海面上飞驰着两只黄色的渡轮, 一只由大陆到海岛去, 一只由海岛到大陆去, 都是楼上楼下满载乘客的。//

(艾芜《海岛上》)

译文:

He was now gazing at the sea, on which two brown steamers are crossing, one going from the mainland to the island, and one the other way. They were both packed with passengers on upper and lower decks.

(Trans. by W. J. E. Jenner and Gladys Yang)

转换式:

$$\begin{aligned} T^C &= S^1 \rightarrow C + S^2 \rightarrow C^1 C^2 C^3 C^4 \\ \Downarrow \\ T^B &= S^1 \rightarrow C^a C^a C^b C^c + S^2 \rightarrow C^a \end{aligned}$$

原文与译文的话语经过划分后结构大体相同。原文有两个句子, 共含五个小句。译文亦如此。不过, 一对比上面的转换式, 我们不难发现, 原文第一个句子由一个小句(单句)构成, 第二个句子则由四个小句构成。在译文中, 这种建构次序恰好调换了。译文的第一个句子由四个小句构成, 而第二个句子则由一个单句构成。译文第一个句子中的四个小句分别以两个限定小句、一个非限定小句和一个无动词小句担任。倘若译者以词或句为翻译的单位, 不把翻译分析单位放在话语的层次上, 不靠小句作动态的转换, 就难以作出这样巧妙的处理。

前面用的是两个汉译英的例子。下面取两则英译汉的例子进行分析, 分析方法同前面一样。必要时, 取译文两种, 以便比较。

例 16:

The house detective took his time, leisurely puffing a cloud of blue cigar smoke, his eyes sardonically on the Duchess as if challenging her objection. But beyond wrinkling her nose in distaste, she made no comment.

(A. Hailey, HOTEL)

译文:

侦探长不慌不忙, 慢悠悠地喷出一团青色的雪茄烟雾, 他的眼睛嘲笑地瞧着公爵夫人, 仿佛在向她的异议挑战似的。但是她只是厌烦地皱了皱鼻子, 什么也没说。

转换式:

$$\begin{aligned} T^B &= S^1 \rightarrow C^a C^b C^c C^b + S^2 \rightarrow C^b C^a \\ \Downarrow \\ T^c &= S^1 \rightarrow C^1 C^2 C^3 C^4 + S^2 \rightarrow C^1 C^2 \end{aligned}$$

按照传统语法来划分, 英语原文只有两个句子, 其余均作为其它成分处理。但根据我们对小句的理解而对原文话语进行划分后, 该话语实际包含了6个小句。经过翻译后, 译文的小句数量以及句序几乎同原文一样。

例 17:

All this time I had gone on loving Dora harder ever. Her idea was my refuge in disappointment and distress and

made some amends to me^v even for the loss of my friend.^v //

(C.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译文(1):

在这全部期间,我愈来愈爱朵拉了^v。// 她的影子是我在失望和痛苦中的避难所,^v 甚至补偿了我在朋友方面的损失。 //

(董秋斯译)

译文(2):

在所有这个时期里,我对朵罗的爱却一直地与日俱增。^v // 我意念中的她就是我失意烦恼中的慰藉;^v 即便好友失去,^v 都可借此消忧解愁。^v //

(张谷若译)

转换式:

$T^R = S^1 \rightarrow C^a + S^2 \rightarrow C^a C^a C^N$

$-T^{c1} = S^1 \rightarrow C + S^2 \rightarrow C^1 C^2$

$-T^{c2} = S^1 \rightarrow C + S^2 \rightarrow C^1 C^2 C^3$

两个译文均出自名家之手。此例中,原文话语含两个句子,两个译文亦然。原文的两个句子含三个小句和一个含动作名词句核的短语(even for the loss of my friend)。张译巧妙地将这一动作名词句核短语转换为一个汉语小句“即便好友失去”。这一译法比董译的“我在朋友方面的损失”要达意和洒脱一些。从整个话语译文看,董译紧扣原文,几乎做到了字从句比,但似乎显得有些拘谨。相反,张译灵活机动,不拘泥于原文词语,不拘泥于原文的表面形式,增加一个小句,结果倒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神采。

5. 结语

上述分析表明,翻译时若死守句本位的框框,就难免陷入困境。由于汉语句子重意合,断句往往不太分明,“往往在句子已经终了的地方用的不是句号,而是逗号,做语法分析不能以此为据”(吕叔湘,1979:28),所以,

英译时一定要根据英文的行文心理来建构句子。相反,英语句子重形合,结构冗长,盘根错节,句子形态繁富,汉译时,应根据汉语的习惯来建构译文。这就如金兆梓先生所说的:“‘所要发表的意思’是人人所相同的:‘怎样把他说出’是各有各的习惯方法的。”(金兆梓,1983:4)我们提出以小句而不是词、短语或句作为翻译的转换单位,突破了以往的静态分析法,把翻译置于话语的功能系统之中,小句在其中得以灵活对等地转换。

参考文献

巴尔胡达罗夫,(蔡毅等译)1985,《语言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何容,1985,《中国文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金岳霖,1983,《知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金兆梓,1983,《国文法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Brown, G and Yule, G. 1985. *Discourse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 Beaugrand, R. and Dressler, W. U.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Longman.

van Dijk, T.A. (ed.) 1985.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Mouton Publishers.

Dressler, W.U. (ed.) 1976. *Current Trends in Text Linguistics*. Walter de Gruyter.

Halliday, M.A.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A.K. and Hasan, R. 1976. *Coherence in English*. Longman Group Ltd.

Leech, G.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gman.

Quirk, Randolph, et al. 1972.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gman Group Ltd.

收稿日期:1990年4月18日;

修改稿,1992年2月20日;

本刊修订稿,1992年10月3日

通讯地址:410075 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Cognitive view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y Gui Shichun, p.2

After examining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ognitive constraint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the paper discusses three basic problems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1) How is the L2 system established as related to an L1 system? The problem can be tackled by means of linguistic universals, by analyzing the markedness setting of L1, L2, and the learner's interlanguage.

(2)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icit and implicit knowledge in the L2 system? They are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 cognitive dichotomy of declarative and procedural knowledge. Declarative (explicit) knowledge can be converted into procedural (implicit) knowledge through practice, and consciousness has an important part to play in the acquisition of linguistic skills.

(3)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various subsystems in the L2 system? The interactionist, especially the PDP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approa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use.

Politeness, pragmatics and culture, by Gu Yueguo, p.10

The paper traces the modern Chinese notion of *limao* (礼貌) (meaning politeness) to its ancestral root *li* (礼) which was primarily conceptualized as a function of maintaining ancient times hierarchy and order. Evidence is documented to show that even in Pre-Qing (300 BC) dynasties *li* already contained some of the elements which are essential in modern concepts of *limao*. Reasoning on bot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evidence the author suggests five politeness maxims: self-denigration maxim, address term maxim, refinement maxim, agreement maxim and maxim of virtue. Comparison is also made between Leech's politeness maxims and the five Chinese maxims given above, and between Brown / Levinson's negative and positive "face" and the Chinese notion of the near-synonymous "lian" (脸) and "mianzi" (面子).

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 in sociolinguistics, by Yuan Yi, p.18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is a survey of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paper, however, is devoted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ree American children's linguistic variation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Britain: whether, how, to what extent and why they modify their speech towards that of their interlocutors and accommodate themselves to British English. Both long-term and short-term accommodations are found in their speech.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phonological modification is triggered not only by the nature of the speech of the interlocutor but also by a set of other factors,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nglish syntactic concord as tested by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ents, by Zhang Xijiu & Zhang Yunchun, p.25

The Questionnaire is distributed to university science students both in UK and USA to test their intuition of English subject-verb concord. The findings confirm th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 Concord, Notional Concord and Proximity, while showing considerable disagreement even among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Unit of transfer in translation, by Luo Xuanmin, p.32

The author, by taking a textlinguistic approach, has proposed the clause for unit of transfer in translation analysis, offering a clause-transfer theory with Jespersen's NEXUS as a complement. He believes that the method works both ways in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and from English to Chinese.